

# 被毒酸奶撕裂的乡村

文/片 本报深度记者 朱洪蕾

5月9日,河北平山县两河村,两河中心幼儿园大门紧闭,铁门上挂着一块小黑板,提醒家长要按时接送孩子,铁门两侧各站着一名保安。

该幼儿园的两名女童4月24日在上路路上捡到一瓶酸奶,饮用后即中毒身亡。

投毒者被认为是平安幼儿园的园长史海霞,她已经被刑拘。据记者调查发现,这原本只是为抢夺生源而给对手制造的一个陷阱,却没料到带来了血的代价。

一切都偏离了预想的剧本,当孩子被拿来作为经济利益纠葛的筹码时,人们才猛然发现,在满眼贫穷老弱的残破乡村,缺少公共服务,缺乏政府监管,连道德也被剥离出来,人们已很难再从这里找回安全感。



5月9日,出事后的两河中心幼儿园加强了安全戒备。

## 致命酸奶

4月24日早上7点55分左右,63岁的任书婷像往常一样,带着孙女凝凝和外孙女欣欣去200米外的两河中心幼儿园上学。

行至屋背后的马路,其中一个孩子在电线杆附近,发现了地上的白色塑料袋,便把它捡起来,交给了任书婷。

还没来得及及打开看,一个孩子说忘带文具了,三人又返回家中。任书婷随手把捡到的塑料袋扔在门后面,接着再把孩子送到幼儿园。

下午5点左右,接完两个孩子回家,任书婷想起了早上捡的塑料袋,便翻了出来:一个作业本,一支铅笔,都是新的,还有一瓶没打开的小洋人酸奶。

6岁的欣欣拿着本和铅笔跑了出去,5岁的凝凝则要了那瓶酸奶。

任书婷把盖子拧开,凝凝从袋子里找到一根吸管,捅破瓶口的锡纸,拿着酸奶跑开了。

不一会儿,欣欣拿着酸奶跑过来跟任书婷说:“姥娘,小洋人

有点苦。”任书婷尝了一口,确实有点苦,但没在意,顺手把瓶子搁在了窗台上。

然而一瓶酸奶已经被两个孩子差不多喝完了,任书婷突然发现,欣欣摔倒在在地上,不停抽搐,口吐白沫。随后,她又在院子里的木梯下找到同样症状的凝凝。

当晚9点,6岁的欣欣在当地医院被确认死亡。5岁的凝凝被转送到石家庄的一家医院,抢救了近一个星期后,于4月30日死亡。任书婷自己也因尝了口酸奶而中毒,所幸最后无碍。

## 生源之战

案发后,平山县公安局查看了幼儿园附近的监控录像,最终控制了犯罪嫌疑人史海霞和杨文明。

39岁的史海霞是两河村平安幼儿园的园长。平安幼儿园开设在一处民居里,占地不大,院子里有滑梯和蹦蹦床。

欣欣和凝凝上的是村民马新平开办的两河村中心幼儿园。两河村就这两家幼儿园,相较而言,

中心幼儿园的规模要大很多。它紧挨着两河村村委,外面有铁栅栏护着,村里的孩子们大多在这里,人数超过了两百。

一直以来,与中心幼儿园的生源之争是史海霞的心病。尽管有村民觉得她对孩子很好,愿意把孩子送到她那里上学,但一共才收到了几十个孩子。

为了抢生源,史海霞不止一次对中心幼儿园动歪脑筋。据中心幼儿园园长马新平回忆,中心幼儿园多次被人骚扰,她怀疑都是史海霞找人干的。

2012年11月一个周日的晚上,马新平在幼儿园正准备睡觉,一块石头砸穿了卧室玻璃,她和丈夫急忙去追,没追到人。不几天,幼儿园教室的两块玻璃又被砸掉,马新平只好雇人把围墙砌到三米高,还装了六个摄像头。今年3月的一个午后,一串点燃的爆竹越过围墙,被扔进了幼儿园的操场,事发地刚好是监控死角,马新平又没看清肇事者。

虽然屡遭骚扰,但没有影响到中心幼儿园正常运行。

4月的一天,按捺不住的史海霞找来熟人杨文明商量一定要把

中心幼儿园的名声搞臭,好有更多孩子到平安幼儿园上学。

于是,4月24日上午,杨文明骑着电动车将装有投了老鼠药的小洋人酸奶、笔记本、铅笔的塑料袋放到公路上,等着中心幼儿园的孩子上钩,以便制造中心幼儿园的污点。

随后,去上学的欣欣和凝凝成了这场生源之争的受害者。

## 守不住的孩子

认识史海霞的村民说,她人不错,别人家有需要的时候她经常会来帮忙。在幼儿园,她负责孩子们的生活,每天见到幼儿园的孩子,都会说一声:“宝贝来,老师抱抱。”

对一直在农村生活的史海霞而言,幼儿园的一个个孩子确实是她的“宝贝”,而且是一个个会动的金元宝。

两河村所在的平山县有革命圣地西柏坡,当地农业人口众多,经济落后,大部分成年人都选择外出打工。史海霞以前也常跟着建筑队干活,很辛苦,挣钱也少,开办幼儿园却是赚钱又省力的活。

两河村的两个幼儿园每个学生每月收费100元,扣除学生的午餐费用和工资,中心幼儿园每年能收入10万元左右,只有几十个生源的平安幼儿园每年也能赚三四万元。

在当地,家长忙于外出打工,孩子成了累赘,留守在家也难以得到很好的照料,老人还要忙活农活。当整个家庭因为贫穷不得不为生活奔波时,照顾孩子自然是种奢侈。对幼儿园,家长的要求也不高,能看孩子、中午管饭就行。

史海霞的平安幼儿园一直没有资质,连两河中心幼儿园,据村民讲也是无证经营,但家长已管不了这么多。

不过村民却不知道,幼儿园在当地有头脑的人眼里一直是香饽饽。两河中心幼儿园每年十万元纯收入是当地农民平均收入的近二十倍,关于幼儿园承包权之争多年来都在激烈进行,残酷的逐利最终突破了道德底线,更撕裂了村民和幼儿园关于照顾孩子的简单乡约。

事发后,有村民告诉记者,从来没人关心幼儿园的教学质量,他们只关心收了多少个学生。

(上接B01版)

燕子得到的是房东的搬家暗示。曹先生夫妻俩和侄女三人原本租住在杭州郊区一处农民房。4月13日深夜,曹先生确诊之时,社区工作人员接到电话迅速组织摸排防疫工作。房东告诉燕子,她和侄女可以继续租住,但是曹先生出院后不能住在这里。“我老公需要人照顾,我肯定要跟他住在一起啊!”为此,燕子搬了两三次家。

“我的孩子还小,父母年纪也大了,非常感谢医护人员将我将从死亡线上拉回来。不过,我也希望大家不要区别对待我们。”曹先生出院时曾说。

李兰娟院士也曾呼吁:“如果这位房东害怕禽流感,那么我得说,曹先生的安全性反而是最高的,因为他的血清内有很强的抗体,没有传染性,他自己也不会再患上H7N9禽流感。他的血清甚至可以用来救治其他H7N9患者。”

## 不少康复者挂账出院

出院后,浙大一院为康复者安排了为期一年的随访期,家属要带康复者定期回医院检查。

5月8日,13位康复者回到医院做第一次检查。在随访登记中心,几乎所有康复者及家属都戴着口罩,对陌生人非常敏感。他们热情地互称“患难之交”,交流休养经验,食疗偏方,但又谨慎地避开询问更多信息。

曹先生身体仍然比较虚弱,燕子借来轮椅推着他去做检查。怕他们找不到相关科室,医院专门安排了一位医生带着他们,以节省时间和曹先生的体力。“在负压病房醒过来时,看着你们穿着‘太空服’,像外星人似的,吓我一跳。”曹先生跟医生说。

在得知齐鲁晚报记者的身份后,曹先生陷入了沉默。燕子说,老公不愿意再面对媒体,特别是怕暴露住在哪里,以免再次被房东驱逐。在随访登记中心登记电

话及住址时,燕子小心地把信息写在纸上递给医生。

65岁的胡老先生戴着助听器,在与齐鲁晚报记者聊天时,他略带“自豪”地透露,自己因为得了这个病还上过电视台。他多次称自己听力不好,戴着助听器也听不清楚。当记者简单询问“当时病得严重不严重”时,他一下子变得很警惕,然后很快随家人离去。

年轻的孙先生是少有的几位没戴口罩的康复者。他恢复得不错,一个人来做检查,还不时地插科打诨,逗曾经的朋友开心。在病友们交流被“排斥”的遭遇时,孙先生说自己没有这种经历,在家休养期间,邻居还经常上门看望。

在杨老先生进行康复治疗的过程中,记者注意到,临近的病房都紧闭房门。

除了心理上的阴影和压力,对于原来病情危重的康复者来说,病毒对身体的损伤较为严重,康复之路仍然漫长,且存在一些未知的变数。这是病人和家属最

为担心的。

燕子很想带丈夫回老家休养,那里有更多的亲友扶持,而且空气也好。但是曹先生肺部的恢复没有那么快,仍然有些气急,身体很虚弱。除了要定期随访,燕子也担心丈夫病情反复,所以他们暂时还得住在杭州。

为了给丈夫治病、养身体,燕子已经借了好几万元。“你信不信我连租房子的钱都是借的?”而且,在县里医院,浙大一院的费用都还没结清。据不完全了解,一个患者的治疗费用30多万元。目前,相关政策暂未出台,康复者都是挂账出院,治疗费用如何报销、个人承担多少还是未知数。多位康复者家属表示“相信政府”,不太担心费用问题。

据4月11日南京市委宣传部在官方微博发布的消息,江宁区“新农合”管委会办公室表示:根据《南京市江宁区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实施意见》规定,患者医疗费用最高可报销25万元/年。江宁区在组织农村新型合作医疗保险的

同时还在全市首家引进社会化大病补充医疗保险,治疗H7N9禽流感最高报销125万元。

杨老先生现在靠鼻饲进食,每天除了三餐,还要喝两次中药、两次牛奶,吃一次水果。本报记者站在病房门口向他遥遥问候,他抱拳回应,说:“谢谢你!”

杨老先生的精神状况不错,但是章女士说,病毒让他的免疫力几乎全部丧失,医生再三嘱咐,一定要防止再次感染。说到这里,章女士又眼泪汪汪了,“我不能没有他,虽然我照顾他肯定没他照顾我那样好,但我一定要尽力。”

燕子把手机彩铃改为孙燕姿《明天的记忆》,“让今天把明天变特殊,未必因为满足,因为我们过得含糊,从来不曾退出。”

据医生介绍,8日的随访结果显示,康复者的身体状况都在往好的方向发展。

曹先生对康复非常有信心,他对齐鲁晚报记者说:“我大概不用一年就能康复吧!”